

經部

論語學案卷五

明 劉宗周 撰

上論

子罕第九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功利之學聖人所不言命與仁聖人亦不輕言恐滋人玄遠之惑也今人動喜說無聲無臭是言命也又

喜說不學不慮是言仁也朱子闢子静心行路絶善惡雙泯曷不曰聖人罕言命與仁　古人之學先拔利根而終達於性命今之學者先勘性命而終近於利　子雅言求仁之功未嘗直指仁體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是未嘗言利也　三者罕言即孔子一生學問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謂門

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達巷黨人慕夫子之大而以博學無名者當之不足以知聖矣夫聖人之學亦何事於博哉子聞之若爽然自失者乃謂門弟子曰久矣夫予之不善學也予將返而之約乎約則可執也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所執彌下所守彌約而易操予雖成名於御而甘之又何以博而大為哉聖人之學未嘗不博而一以貫之乃所以反約也聖人既不欲以博自居

又不遽以一貫自道而姑以執御名以見反約之有地欲人思而自得之耳　聖人執御正是下學上達非姑自謙蓋學以持循此心之天理而已只萌一泛濫高遠之念天理便陡然而忘聖人言執御是從至卑下處着精神慥地篤實輝光　古人之學於禮樂射御書數無所不學非是漫然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禮之大者在綱常名教其小者在制度文為子曰三代之禮相因而所損益可知也夫損益之禮與時宜之周衰文勝而靡矣救文之弊莫若忠故儉可從也綱常之禮萬古不易失則僭僭則亂漸不可長故拜上不可從也聖人於時俗從違之際而所以教天下萬世者至矣　人心之變侈則必泰其病受之風俗而世道隨之春秋之時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其病皆從奢侈中來故奢則不孫聖人就禮

之變處指點人心善反之機先從奢處救得一半却從不孫處横絶末流此聖人挽回春秋氣化大作用也　夷王之時王始下堂而見諸侯其後一變拜於堂上可見上替則下陵

子絶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此心體也人心與太虚同體不惹纎毫物累纔有物累四者循環而起始焉無中生有忽起一意已而執意不化必然如此而輾轉一意

如堅壘之莫破則固矣究也以客為主認賊作子成為我矣返而勘之果我乎人乎以為真如人入夢境種種苦樂認作在我一覺便應釋然此一意之變幻也聖人之心從江漢秋陽洗濯過來渣滓渾化天理周流何四者之累哉四者不分是理是欲總是氣拘物蔽於渾然無物之中而生一意又於倏起之意轉成為必固我此是夢中做夢意必固我其人心之危乎如聲色貨利之念纔一動其勢有必然者

如火之始然泉之始達不可禦也由是而滿腔之中盡被貯塞無餘剩處焰焰不滅便為燎原涓涓不絕終成江河若實有諸已者然故曰固　聖人絕四知幾其神乎君子誠其意不遠之復也小人有我而罔覺迷復之凶也　人欲之幾自淺而深由微而著四者有一端則人心死子絕四其夫子之仁乎　子絕四聖人之心置在何處曰絕四之外更無心　問意必固我與聲色貨利有淺深否曰看他四者之心

從何處起　問楊慈湖不起意如何曰是亦意也慈湖說無意正是硬捉住安得毋只是欲善惡雙泯絕去好意見正要與他自起滅只莫起揀擇心陽明子所謂又落無聲無臭見解是也學者只從慎獨入斯得　不曰無而曰毋何如曰生生不息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

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

予何喪去聲與皆

孔子之道由文王而遡堯舜是堯舜為祖而文王其禰也後死者皆文王之裔而孔子其適也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兹乎所謂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是也夫文非孔子所得而私也不以為私而無乎不合乃見聖人之大分明天地氣象如曰文不在我乎則小矣斯文在兹天將以啟後死者乎使天喪斯文則後死者不得與於

斯文矣茍其未喪斯文也後死之託非予而誰匡人其柰之何君子亦可以自信矣　道之可見者謂之文故曰在玆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是也　人得與斯文便是天未喪斯文聖人以天自處如此如說天未欲喪斯文故我得與於斯文便聽天分付了與是我與不與是我不與與天何涉　後死是文王以後極之萬世而下皆是聖人胸襟大直欲繼往開來不只圖目前未喪者　非

謂匡人不能害我聖人只自信以天便令匡人無權

夫子其天乎通天下為一體聯萬古為一息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大音泰與平聲

執御自鳴言不貴博也多能鄙事言不貴多也然則執御非鄙事乎曰所騖者多則道亦藝所守者約則

藝亦道前章病在博此章病在多其旨一也　博學是就道理上理會只是汗漫無歸故聖人以所執反之多能是就才伎上鋪張更為粗惡故聖人直鄙之而已　不多者一而已矣有一在便是多多種子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不知反約如溫公念中字亦是多　聖人初學時恁地埋頭事事經歷過來使此心有所恃循而不放得魚忘筌回視平生得力處殊覺索然無味故曰鄙事　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

從之多見而識之又曰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可見多不足病也徒多為病耳陽明子曰博學者學此者也隳體黜聰直信本心更無餘事者非聖人不多之旨矣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人之心虛而已矣生一分知識便窒一分天理　聖人嘗從事於求知之功矣及其知之也何曾益得分

毫適還得夫婦之愚而已就中查檢欲尋一聰明知解之端而不得一似無知者故云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亦何知之有哉鄙夫無知而兩端自躍含知於虛聖人以鄙夫之知還之鄙夫聖人亦何知之有空空之問兩端之竭此聖人與人渾成一體遞來遞往無纖毫隔壅處都從無知中孕出　天命流行物與無妄聖非有餘凡非不足　纔拈一物便有兩端如有是則有非有本則有末有精則有粗纔有過便

有不及兩端之道陰陽而已　空空孕出兩端兩端孕出萬象物物各具一太極也聖人無知因物付物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夫音扶

伏羲氏作則河出圖文王興則鳳鳥鳴於岐山天人感應如此聖人身不行羲文之道而致歎於春秋氣數之阨也　久矣夫道之不行也一徵之憂寐再徵之天道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齊音咨衰七雷反少去聲

陸子曰墟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遇可哀而哀遇可敬而敬遇可矜而矜雖少必作過之必趨亦適得乎常心而已聖人只是全體周流隨感而發溥博淵泉而時出之常人則從埋沒中感動故是不同

顔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

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顔子之學纔發軔便詣極只為從文禮處得力來便當一日千里後人欲一齊放過謂文既足以溺心而禮亦不免於執著絶意去知耑用力於末由之境徹者墮於空寂放者入於猖狂佛老之教行而聖道裂矣　欲從末由被顔子指點此機括出來便開後人實漏後人却將末由處硬欲致其從事之力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間如字

聖人致謹於死生之際將些小錯失看作天來大又將門人罪過擔在自家何等嚴切無非自策自厲也

曾子易簀與此同意　賢人之學只是擇善不精纔動便有過當處便是惡家臣之舉理不合如此非欺

天而何天者理而已矣欺天者謂不信於理也無臣而為有臣此非由之罪而夫子身受之罪也故曰吾誰欺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一二三子也由以為臣則詐矣還其為二三子而於心安於理得矣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以見家臣之不必具也皆所以解欺天之罪意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

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聖賢用世之心同而用世之權則異求賈而沽用世心太熱究竟必枉道狥人失其美矣聖人直欲以道易天下不得終藏又不得漫出時至則行聖人亦不失時而已沽之心愈切則待賈之念愈殷待賈乃所以沽也　子貢設藏與沽二條以質夫子而夫子只以沽意荅之但言外見得子貢之求不若夫子之待曰待正見夫子未嘗頃刻忘天下之心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天下無邦聖人九夷之居蓋有激之心也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亦權論耳聞浮海而喜則曰無所取材至此殊不復然者一以抑子路之勇一以廣或人之陋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禮樂是治天下大經大法春秋之時周道陵夷禮樂大壞遺籍雖在而守府無人日流於散亂久矣聖人之道不行而思欲以身留文武之道傳之萬世故自

衛反魯之後惓惓正樂焉雅頌失所則郊廟朝廷之禮壞而治理塞矣先王所以正心修德洽神人和上下之意泯矣失在樂章病在世道聖人身任正樂之責使文武之道煥然復明於世厥功偉矣　言雅頌則國風在其中關雎其亂也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

君子之道常道也即之甚易體之實難即如出事公

卿入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亦僅僅眼前道理却有許多分量不易承當精心密勘遺漏實多雖聖人亦歉然不敢自信焉何有於我哉此實落語也學者儆之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夫音扶　舍上聲）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又曰文王之德之純純亦不已然則無息者其道之體乎道不可見乘氣機而流行闔闢於其間此逝者機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萬化推遷皆是也川上之機其撰更真令人目擊而會心故夫子歎之　逝者如斯天命流行也天地之化運而不息則生生不窮如人元氣運則肢體血脉日日充長於此見人心中真有故有新之機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好去聲

大學言誠意曰如好好色此好德之誠也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然往往不能如好好色者何哉人亦反而求之　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其有未至者亦

只為聲色貨利之逐耳聖人蓋欲致醒於消長之際云

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簣求位反　覆芳服反）

吾人學問希聖達天有無限階級儘由人造譬如為山乎山至高然為之即是為是我為不為是我不為非他人可得而與焉者雖未成一簣末路無幾若吾欲止則止矣假令杜一止心則雖一簣之基立進穹

窿何難之有亦吾自往而已吾可往而卒不往初路猶是末路猶是亦終於無成也　為山平地懸絶天淵一念進止立轉關鍵人心亦神矣哉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語去聲與平聲

體道之勇莫如顔子未語時生意洋洋原有全體不息之心纔經指點天機迅發如蟄蟲發於春雷草木滋於時雨停滞不得何其神也語下承當無等待無湊合顔子於聖人之道相為一體并授受之迹亦化

矣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道本無窮故學無止法吾見其進者日進無疆竭力以赴而不已也未見其止即進也聖人獨窺顏子心法故勘的如此不作窺測見惜之者顏子沒而此學亡也　學之不厭與請事不惰欲罷不能同一脈絡

顏子真是夫子後身後來罕儷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夫音扶

甚矣學貴有成也如苗而不秀秀而不實無爲貴學矣有矣夫者未定之辭也苗未嘗不能秀且實也有以不秀且實者賊其苗者也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焉知之焉音煙

君子終身造詣皆自後生中發軔從此自棄便無長進之機必墮落人後者故曰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　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不如今日之可畏也四十

五十而無聞焉將來畢瑣齷齪如此賤亦甚矣何畏之有　陶侃曰大禹聖人猶惜寸隂至於吾人當惜分隂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為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君子與人為善之道只做得六七分到緊關一著人須自力不然君子亦無如之何者　法語之言不得不從從即改之機也巽語之言不得不說說即繹

之機也改者從之實繹即說之至也說而不繹從而不改是為下愚不移者雖法語巽言無所用之將如彼何哉　進言者道主法而權主巽有並行不悖之理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志氣之帥也氣之剛大塞天地配道義皆志為之令人只無志者多低地鶻突若志一立天地鬼神避之何奪之有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皆

此志也故曰志立而學半　聖人纔志於學便貫到從心所欲不踰矩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衣去聲緼紆粉反貉胡各反與平聲忮之豉反

人有言學問一事開大眼孔豎立一硬脊梁只為富貴貧賤打不過打得義利關便打得生死關　學莫先於内外之辨見内重則見外輕非有超於天下之

識力不能子路不恥衣敝緼袍與簞瓢陋巷同一胸次非徒勉强矜持之力直破忮求之根矣用得盡渣滓便渾化上下與天地同流樂亦在其中矣子路終身據於德也孔顔之樂依於仁也為學之道有守而後可以達化故曰何用不臧若終身誦之只就平日得力地用功更無求進之機何臧之有不特此也即夫子從心顔子卓爾纔欲安頓其中亦非臧矣故君子之學日新而不已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

磨其斯之謂與可與言臧矣　子路地步儘高只輸
却顔子未見其止精神賜也願息冉求自畫子路終
身誦之皆半途而廢也　忮是妒人利已求是貪得
無厭兩念相為表裏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彫也彫字作凋
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彫也當是時松栢重於世矣
物固有窮而見節如此者　賢人君子處亂世而見
節則道益貞後彫見節非君子之心也時遭其窮不

得不然松栢之性陽春如此歲寒如此聖人為世之肉眼者醒耳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知所以知此道也真知道者不可眩以幾微故不惑仁所以體此道也真體道者不以牽於情欲故不憂勇所以强此道也大勇者不可奪以變故故不懼知仁勇皆進學之力不惑不憂不懼體道之實功也

為學之功就覺察處入門則曰知擇善之謂也故不

惑不惑之知真知也就體驗處融洽則曰仁誠身之謂也故不憂不憂之仁至仁也就知精仁熟處擔當則曰勇自強不屈之謂也故不懼不懼之勇大勇也

學問居恒無所驗惟臨是非遇利害平時疑惑者到此不疑惑平時憂懼者到此不憂懼然後於道有得此非知仁勇之學不能　三者工夫一齊並進然知仁有次第即知及仁守之謂勇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　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仁仁之靈

覺明瑩處即是知知仁之全體不息處即是勇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三千之從遊可與共學乎七十子之彥可與適道矣冉閔由賜之徒可與立顏氏之子可與權　可與共學則已有志於聖人之學也由是學焉而有得則適於道矣日用動靜有所持循此心日由於天理之中而無昏惰放逸之習適而至焉則立矣知極其精守

極其固卓立於斯道之中而不二學至此定矣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其惟權乎君子之於道也盈科而後進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助之長者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亦失其故步而已矣　君子之教人也必因其材而篤焉可與共學則與之以為學之方令其學焉而有得則適道之階也若得力方在學中而遽與言道則惑矣故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則與之以適從之路令其適道而有至則立之基

也若得力方在道中而遽與言立則倚矣故未可與立可與立則與之以卓立之歸令其立焉而能遷則達權之漸也若得力方在立中而遽與言權則膠矣故未可與權夫學不要於權未至也然其序有階而進有漸君子亦豈能強聒而逆施之也哉其所謂循之教非乎　道者近管於吾心而散見於事物之間耳聽目視手持足行無非是物其當然而不易者即其自然而然者也其猶物之有權乎適道而學半達

權則成矣　權者道之體也道體千變萬化而不離乎中非權而何易曰巽以行權言入道之微也權居無事因物付物而輕重準焉言天下之至靜而不可測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離也權之理主常而準諸事主變理即事事即理其常也乃所以為變也漢儒反經合道之說誠非朱子謂權之與經亦須有辨亦非也天下有二道乎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正是道理合當如此乃所為經也故謂權非反經而言也然

則經何辨乎曰經者權之體權者經之用合而言之道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經也神而明之妙用出焉權也二而一者也　金仁山曰吾儒之道理一而分殊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之殊耳　立之恰好處便是權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棣大計反　夫音扶）

聖人聞滄浪之歌而啟自取之機觸唐棣之詩而反

不遠之道皆得意忘言化朽腐為神奇斯道散殊耳目之表一經指點頃令生意躍躍風人之旨意在言外聖人之說詩亦意在言外如鏡花水月不容擬議恰證無上妙道　悟風人之旨可以言道矣悟聖人之說詩可以言學矣

鄉黨第十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恂相倫反朝直遥反下同便便旁連反

鄉黨一章乃是仁體周流一滴不漏處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鄉黨一章其孔子一部曲禮乎

孔子於鄉黨道在鄉黨在宗廟朝廷道在宗廟朝廷孔子於鄉黨而孝弟之道著矣其在宗廟朝廷而忠愛之道著矣恂恂遜實之貌似不能言恂恂之狀也便便辯而有倫也唯謹之狀也　方應乾曰道始家庭達於鄉黨是做人第一步他日立朝廟交鄰國至轍環四方俱在此起脚故以冠篇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侃苦旦反誾魚巾反踧子六反踖子亦反與與平聲或如字

孔子之在朝也有時與下大夫言則侃侃如也意盡而詞直下交不瀆也有時與上大夫言則誾誾如也禮恭而氣舒上交不諂也臨之以君臣則踧踖如也天威咫尺直無行足處與與如也敬而安也聖人竭一心以致主在諫諍敷陳之外但有敬可象而已其作用張弛則流露於朝列濟濟之間精神貫徹恊恭

和衷推而準動而化其道蓋出於此衰亡之習士大夫各為朋黨小人既陰賊以傾君子而君子又凌厲恃氣矯枉過正動以口舌招尤全無感動人處於是賢不肖相加而國脉從此斲矣宋熙寧之禍程伯子與安石言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意以處之安石愧服蓋有孔氏遺矩與其他概主攻擊不勝不休持論愈堅而藩籬愈固適以成安石之拗耳故曰新法之禍吾黨激成之總之士大夫不能以體國為心必

有意見之病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趨進翼如也賔退必復命曰賔不顧矣擯必刃反躩驅若反襜赤占反

君召使擯為擯以主鄰國來聘也揖所與立者揖同擯也揖左人則左其手傳主命於賔也揖右人則右其手傳賔命於主也或左或右之間而衣之前後襜如言曲折中度非身不動也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閾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閾於逼反齊音咨

孔子趨朝入門則敬過位則加敬升堂則愈敬至屏氣不息無可加矣便是陰極陽生之候故出降一等而舒矣此聖心之變化也怡怡如者亦適得吾常敬之體也翼如踧踖非復起敬也臣度然也安舒中有

踧踖也聖人慘舒之氣如四時之代謝絶無痕迹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

蹜如有循享禮有容色私覿愉愉如也上下如字勝平聲蹜色六反覿

音狄

承君之命主於敬而致君命於鄰則又當紓之以悃

款之誠務暢兩國之懽故其道主於和　聖人執圭

聘問君命在躬其敬自不容已享禮則聘禮成矣私

覿則聘禮終矣其精神變化總是無敢慢中來非始

敬而終弛也

君子不以紺緅飾紅紫不以為褻服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黄衣狐裘褻裘長短右袂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狐貉之厚以居去喪無所不佩非帷裳必殺之羔裘玄冠不以弔吉月必朝服而朝 紺苦暗反緅側由反麑妍奚反長去聲去上聲殺去聲

齊必有明衣布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齊側皆反

食 音嗣 不厭精膾不厭細食 同上 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

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音士）氣唯酒無量不及亂沽酒市脯不食不撤薑食不多食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食不語寢不言雖疏食（音士）菜羹瓜祭必齊如也（饐於冀反餲烏邁反飪而甚反量去聲）

聖人衣服之制飲食之節只與常人同但百姓日用而不知聖人知之而與百姓同其日用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程子曰予兄弟吃飯從喉裏過

他人吃飯從脊梁過彼所謂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

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席不正不坐此章失案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儺乃多反

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觀於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道達於下矣觀於鄉人儺之禮而忠敬之道達於下矣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交道貴敬聖人拜送拜受一於禮而不茍如此未達不敢嘗示無所欺也

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聖人愛人之心勝故於廐焚而問之不暇問馬也如曰傷人乎否問馬則聖人似有分别處亦猶夫人而已然則聖人終不問馬乎曰一時倥偬處不暇問及

之正足想見其愛人廹切之情後雖問馬不害其為

不問也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侍食於君君祭先飯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畜許六反飯扶晚反首去聲拖徒我反

聖人飲食起居於事君獨至焉亦禮當然也曰東首則遷南牖可知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

拜

聖人處朋友道義之愛骨肉之情無所不至死而殯

必拜祭肉情至義盡也

寢不尸居不容

學者每言睡時做主張聖人寢而不尸息中有生仍

是勿忘勿助機緘所謂通乎晝夜之道而知也居不

容申申夭夭是也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凶服

者式之式負版者有盛饌必變色而作迅雷風烈必變

升車必正立執綏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聖人升車有容只是心存誠敬自無所忽　程子濟舟而遇颶風舟幾覆同舟者皆懼先生危坐自若人問之曰心存誠敬耳程子未必忘戒心遇患而儆亦道耳聖人升車則正立執綏豈忘僨敗乎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共九用反又居勇反嗅許又反

聖人之道時而已矣翔而後集於止知其所止時止則止也禽獸且然而況於人乎此聖人所以有時哉之歎也𪨯嗅而作作以時也易曰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吾夫子以之弟子記此於鄉黨章之末其所覬於聖道者微矣

論語學案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論語學案卷六

詳校官太僕寺少卿臣李廷欽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學正臣蔡鎮

謄録監生臣朱鎮

論語學案卷六

明 劉宗周 撰

下論

先進第十一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禮樂君子用之以養德也故忠信其質而禮云樂云

其文也文勝則史質勝則野文質彬彬然後君子雖然世人無日不用禮樂而實與之背馳也緣飾愈多而本心愈喪用之適為賊性蕩情之資而已禮與其奢也寧儉謂其近於本也先輩風味大率以樸勝其後乃漸入於煩縟蓋人心漉降而習尚隨之故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習尚之弊久矣聖人有憂之故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或曰周文郁郁矣先進禮樂猶以為野何也曰制禮樂者立

隆為極萬世勿可加行禮樂者國初士大夫氣習還

多悃塞之意自從進者非野而何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從去聲

陳蔡之阨吾道之不幸也時移事異而不無追感於斯及門之慽所不能忘情於諸弟子者豈徒以聚散之迹乎蓋重為斯道惜也弟子因夫子之言而記相

從諸賢其最著得十人焉繫以四科或得聖人之一體或具體而微盛矣哉又以見濟濟多賢古今罕儷景附大聖人而共遭患難為春秋氣數之阨也　唐虞之際五臣佐命文武之興十亂同心尼山倡道十哲濟美達而在上其道行窮而在下其道明　自陳蔡至終篇皆記及門之彥其學術經濟之蘊有如此者中間瑕瑜並存優劣互見皆得與聞斯道聖人陶鑄之功於是乎大哉由今觀之淵之好學閔子之孝

德行之徵也子貢之億中言語之徵也由求之為邦政事之徵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音悦

夫子嘗曰吾得回而門人益親甚矣其有助於師也曰無助者何此道人人具足本無假於挹注之煩善學者得意而忘言無不說也所說非言也能說諸心說其在我而已說之機我不得而喻諸人辨難既泯聰明盡黜何助之有　聖人之道渾然全體不見其

有盈歉之分數賢人之道就其質之所近必有所獨長纔有所長便見所長如宰我子貢善為說辭而夫子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即二子之長豈無助於夫子者若淵則於斯道獨窺其全精粗本末一以貫之雖欲就渾淪中剖出一端觸發夫子有所不能故曰無助無所不說無助之實也　聖道不落言詮二三子以言求道徒以聰明知解窺見迹象之粗就其所見亦足發明夫子之蘊不可為無助也抑末矣善學

者得意而忘言全體疊疊無不説也説之機我不得而喻諸人不違如愚何助之有孔顔授受直是心心相印絶無分合的脈的傳諸子罕儷故相喻之深如此誠知回之無助也即聖人亦豈以言教哉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間去聲

古今論孝者自大舜而下稱閔子焉皆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其常非至誠能動何以與此故人言易孚而惟無間於父母昆弟之言斯為難此閔子所以稱孝

也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三妻並去聲）

放言不檢自是學者大病只能謹言精神便收斂天理存矣南容學問近裏故三復白圭之詩平生得力之地盡在於此庶幾慥慥君子與故夫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顔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顔子好學非夫子不能窺見顔子沒而此學已須知所學者何事　顔子專用力於内求故後儒亟稱之却費一段苦心在此其所以幾於聖也若曾點漆雕開只見得大意

顔淵死顔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為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顔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二喪並去聲　顔淵死子哭之慟從去聲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

非夫音扶人之為慟而誰為為去聲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顏子死家貧不必厚葬便是道安論可徒行不可徒行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亦權論耳觀門人厚葬一章可見　夫子晚年不得曾子則學亦不傳於後世矣顏子之死惜哉夫人一慟萬古餘情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

知生焉知死焉於虔反

天地之性人為貴所以生也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所以事人也有生也者則有未始有生也者是生死之說也有體於明者則有體於幽者是鬼神之說也問事鬼神者事吾心之鬼神也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即人以達天也知死者知未始有生之理也子曰未知生焉知死盡性以至命也幽明生死初無二理而學者易溺於玄遠之見至有忽庸行而不修

舍日用飲食而外求道者故夫子兩以微子路其所以教天下萬世微矣　人鬼死生只是一個纔問死與鬼神便是支離之見故聖人就從一處指點之蓋生可以該死而溺於死之說者反至於遠生人可以盡鬼而溺於鬼之故者反至於遠人故曰下學而上達

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凡鍾陽明之氣必為君子鍾陰暗之氣必為小人但

陽明中有藴藉發露之不同則中行狂狷之别也閔子之誾誾剛而中冉有子貢之侃侃爽而直子路之行行强而厲皆載道之器也故夫子樂之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太剛則折取禍之道也不得其死非謂死之可惜也死而不得則死也惑矣豈所謂聞道而死者乎夫子所以裁子路者意亦至矣　誾誾和悅莫近柔媚否曰和樂者陽德鼓動之意春生氣象也冉有子貢夏長也子路并秋殺盡見然則侃侃較勝行

行在曰行行氣魄大乘載不凡

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夫音扶中去聲

魯人為長府意在聚斂也故閔子諷止之其言中矣論事易中理難如治病者藥必中病方是國手魯自宣公稅畝哀公作丘賦損下益上邦本撥矣閔子之言豈漫無當哉

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

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聞其樂而知其德由之德著於瑟矣暴厲之氣勝於中和曾是游聖人之門而成就變化止於是乎故夫子聞而儆之也雖然由之學固已卓然見其大矣惜也擇善不精履仁未熟於道猶未至耳使由此而進則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粹然成德之君子矣　學莫先於變化氣質氣質甚害事纔氣拘便物蔽學者須從軀殼上極力消融至於渣滓渾化

天理周流便是究竟工夫　或問氣質害事還須涵養否曰能克己方是真涵養　夫子裁子路之勇而但教之以進學便是探本治病之方非徒就標處挽回者然先儒謂學莫先於變化氣質何如曰學乃所以變化氣質也要之果能變化氣質則學亦無餘事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與平聲

師之過商之不及各囿於氣質之偏而學問亦如之

師近狂商近狷也過者務外好高或希心神化而遺下學之功或起見新奇而忽尋常之理是也不及者繩趨尺步有歉焉不勝之意而無弘毅之養者也則其未至於道均矣故曰過猶不及　過不及只是不善學過之見多起於近名不及之見多起於自足

問子張之過近子路兼人否曰子路氣魄實子張稍浮然則與曾點何如曰點神清子張稍濁子張問仁夫子告之曰能行五者於天下問政則告之以無倦

與忠尊美屏惡皆天德王道之大者想子張氣局固不凡但騁其高遠之見反能病道至於論士見危授命執德不弘尊賢容衆處其所見實有過人者非復向者堂堂風味夫干祿之學邦家之聞抑其早年未定之見而其後乃知所以裁之與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子夏不及不可謂愚不肖然自聖人視之

則亦愚不肖矣若子張為賢智何疑聖人欲訂定萬世學術故於及門之彥互相斷量以示大中至正之準雖同治共鑄而微分跬步頓殊千里以見學術之不可不慎也雖然與其過也寧不及後世朱子之學似子夏而弘毅過之陸子之學似子張而直截過之看來朱子較勝陸子朱子學問篤實晚年更徹的是下學上達之矩庶幾中矣陸子見地儘高只無下稍其言曰予於踐履未能純一便是虛見此其供狀也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冉有臣季氏而不能匡救其惡聚斂之為得罪名教不少故夫子鳴鼓而攻之

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辟婢亦反

四子皆聖門之選也游夏求予之倫降一格矣然而氣質之偏均不能無藉於學問之功學則雖愚必明雖魯必敏雖辟必信雖喭必精厥後四子均荷聖道之

寄而參其最著云　四子氣質亦就學問上見愚者

躬行有餘而解悟不足於道在離合之間魯者擔荷

甚力而奏功甚難於學在困勉之候辟者制乎外而

中或不根神情徼有滲漏喭者規模巳成但未經鑪

錘升堂未入於室然學而不巳則愚可破魯可化辟

可實而喭可文也厥後曾氏之子獨得其傳則進學

之力不可誣矣其三子皆有造就非游夏求子所及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中去聲

回無氣質之病而好學不惰純粹精微優入聖域進乎道矣屢空則進道之真境也君子不違仁只是富貴貧賤存得不處不去之心而已仁豈遠乎哉誰言義利關淺只安勉分淺深耳如子貢豈不灼然知無諂無驕之學哉而此中不免有動視回心體便覺俗直貨殖而已往來計較之私不啻世俗徵貴徵賤之謀可鄙孰甚焉彼其於道中距矣故曰賜不受命而貨

殖焉言不受義理之命也億則屢中聰明炫而默識疏通心逗漏處正見於此此所為不受命也倘泯其億中之見而窮理盡性以至命亦何貨殖云爾哉吳康齋夜半思處貧之策至日中始決如此計較便是貨殖然則曾齋治生之言亦病如拚一餓死更有甚計較然則聖學有死地乎曰義不食粟則亦有死而已古今處君臣之義皆然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倘終不謝便終當一死聖人於辭受取予一斷以

義無纖毫擬議方便法門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如其非道則一介不以取諸人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道之在人始於為善人終於為聖人善人之道善人之學也而以為質美而未學誤矣天下豈有不學而可與言善者哉謂之曰善人則實有為善去惡之功而不徒蹈襲形迹之似矣故曰不踐迹然亦僅能決得善惡之大關而於至善之道概乎未之有聞也善

之至便是盡性至命達于聖人乃為究竟地故曰亦不入於室無他亦學焉而已　善人大段有質地只是粗　如言善人超然自得不落筌蹄則無此等高邃若説天資暗合不必摹做陳迹則善人且未能得門而入也何遽云未入於室乎　此章言善人是兼信人而言入室是美大以上事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浮夸之論固非君子即篤實之論亦不足以信君子

故曰有言者不必有德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聞斯行之為學自當如此何與父兄事有父兄在只是不敢徑直行將去若有所禀承者然道體大段易見得只是微處難窺纔著小心便是湊泊處子路力行

可畏只是粗兼人處全是氣魄用事如人下食貪多

便嚼不化胡亂嚥下退之者欲其且事從容勿遽作

向前想也求也退故進之猛著一鞭令人往足不得

聖人造就二賢具見化工之妙　師與商是過不及

一對由與求亦是過不及一對但彼以造道已成言

此以進學之力而言

子畏於匡顔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

死女音汝

子畏於匡顔淵後一時師弟情深相倚如手足故曰吾以女為死矣慰喜之情也曰子在回何敢死則依歸之情亦至矣　問顔子果知夫子不與匡人之難否曰然亦信之以天也子不云乎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顔子不死不足奇只是以生死之權聽之夫子正其樂天知命處夫子以斯文為天顔子以夫子為天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為異之

問曾由與求之問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臣與者與皆平聲

由求以從政之才見稱於夫子蓋非碌碌尸位者然以言乎大臣之道則亦未有聞也大臣以學術正君心周公其選巳臣盡臣道如責難於君陳善閉邪皆是不可則止始終進退一道而巳二子不從弑逆亦卓然節概然見道未明只從季氏便錯安論所事

章楓山先生稱羅一峯可謂正君善俗如我輩只修政立事而已亦大臣具臣之謂也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二夫字皆音扶惡去聲

由求之仕季氏非出處之正也復使子羔既以自賊又以賊人而子路不達夫子之意以為學貴用世如民人社稷之施亦學之實也何必讀書然後為學乎

夫子終有難顯斥子路者故但闕之為佞口謂其口給以求伸其言近理終暗於大道也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上聲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如對

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去聲春者春服既成冠去聲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平聲下同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

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
聖人之志以老安少懷為極致事即宇宙事宇宙內事皆吾分內事此洙泗學術之宗也羣居講求莫非用世之道如有用我執此以往矣如不用我守此以藏矣故由之有勇知方求之足民赤之禮樂其施為氣象不凡矣曾點狂者也胸次洒脫志趣超遠舍瑟一對悠然獨見性分之全素位而行浮雲富貴莫春

即景若曰吾何以人之知不知為哉吾有吾時吾有吾地吾有吾羣吾有吾樂而已蓋憂則違之之志也故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子不云乎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點也見及此進於道矣能無與乎然其如夫子惓惓用世之心何喟然之歎豈能已哉及曾點請問辨三子之異同而夫子一則曰為國一則曰為邦又曰諸侯惓惓用世之心見乎辭矣雖然其言不讓未聞道也安論二子乎使三子而知所以為國則夫

子不必與點矣夫子既與點之見道而又終與三子之為邦意蓋曰不吾知也則亦為曾點而已如或知爾曾點不難為三子即三子豈可少哉嗚呼此夫子之志也　點即景容與便是為國以禮手段　夫子初發問商個用世之業覺眉宇間有津津喜色子路率爾之對不覺一哂亦志喜也及至曾點乃舍却知爾公案別尋個丘壑意味出來將夫子一片熱腸頓然灰冷然其道則是故歎息而與之云　三子皆以

聖賢之學術奏拯溺亨屯之畧欲為天下撥亂世而開太平也兵凶幹濟自是宏遠之才康阜生民亦非小康之術宗廟會同達乎朝廷行乎邦國有禮陶樂淑之化合而觀之三子事業豈小補云乎哉使夫子而得邦家則諸子亦臯夔稷契之儔也

顔淵第十二

顔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顔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

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仁性之德也禮仁之辨也辯其遠於已者也就其井然不淆處識是禮就其雜然拘蔽處識是已蓋天理人欲之別名也　人生有已則有仁有仁則有禮仁者善之長也禮者嘉之會也禮即仁之始而亨者也仁不可見而禮有體禮有體則別於已矣不可奸也克已復禮者撤盡氣拘物蔽之障而復還先天繼善

之良如是則能盡其性矣仁矣夫仁是已之仁而天下其量也誠一日克復而天下歸吾仁焉謂不足以盡仁乎然則為仁之功斷可識矣吾克吾已吾復吾禮吾致吾一日之力而已曾別有等待別有推諉乎哉夫以由已之事而已自諉之偷安一日自棄千古亦終與於不仁而已矣然已所逃匿處最難搜檢沒於東而生於西若無有克處如追趕盜賊四路兜挐更無躲閃方得渠魁脅從一齊就縛故請問其目而

以非禮勿視聽言動告之直用全體精神一克盡克矣非禮勿視聽言動者心存於視聽言動之時而不動於己私之謂也視聽言動一心也這點心不存則視聽言動到處受病皆妄矣必此心時時涵養時時省察斷然不使非禮者加乎其身而天理於此周流矣到此克無剩法復無遺體此為一日克復者也禮只是一禮己只是一己若言視思明聽思聰言思忠動思敬猶近支離拏這己禮與非禮兩行分途判得

清楚隨吾心發見之端而致力焉便是千流會海萬象歸宗精微直截洞然証此心之本體矣此為仁者真條目也顏子於此知所以用力矣故請事云云請事云何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是也至於其心三月不違而所得於聖人之教多矣此孔門授受第一義也學者體之

此章論仁是學問全局既就形骸中直指夫禮而先天之體覿又就本體中臚列視聽言動而後天之用彰既從天下歸仁著聖

神之功化又從一日由己決反約之要歸高之不墮於玄虛畀之不溺於形器此萬世儒道之極規也分己禮而對立其要歸於克復而為仁是虞廷之訓也提一禮以溯性命之體而合之於視聽顯見發必中節是中庸之教也首拈克復為綱領終分視聽言動為四目壹是修身為本是大學之道也學者明克復之旨而六經無餘藴矣　或問仁是善之長禮是嘉之會曰生生而不窮非元乎物物而有則非亨乎

問仁是如何名狀曰先儒或言公或言覺或言生或言愛亦僅舉其動機言尚遺却静中體段故不若孟子曰仁者人也試觀人耳何以能聽目何以能視口何以能言四肢何以能動非仁而何易曰乾元統天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孟子曰仁者人也蓋曰人之所以為人也　天地以生物為心仁也萬物資生人與萬物皆生於仁本是一體故人合下生來便能愛便是親親由親親而推之便能仁民由仁民而推之

便能愛物故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天地以生物為心人亦以生物為心本來的心便是仁本來的人便是仁故曰仁人心也又曰仁者人也　仁只是渾然生意不落善惡區別見禮乃是仁之別也故言仁不言禮不精　問已如何克將去曰只是不從已起見便是克故即克即復　聖人言克已復禮後儒多言復禮克已　禮者敬而已矣便是視則還他明聽則還他聰言則還他物動則還他恒　問夫子告顏

子曷不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曰顯微無間然勘至視聽言動處更須一則一二則二　問四勿只是一勿否曰然　問非禮勿視聽言動是動而省察静時如何工夫曰當未視時此心瑩然不起吾返吾視早是非禮勿視也視時可知矣當其耳不接乎聲則吾却吾聽早是非禮勿聽也聽時可知矣當其未接于言則吾守之以默早是非禮勿言也言時可知矣當其未交於動則

吾守之以靜早是非禮勿動也動時可知矣總是此心常存動亦定靜亦定孰為涵養孰為省察　問克己力量如何曰未嘗致纖毫之力　問克勝也是以仁勝不仁否曰非先有個仁去勝不仁只勝不仁處便是仁也曰畢竟有主人翁可勝盜賊曰此頭上安頭之見也仁禮湛然不容一物纔有物不論善惡是非都是不仁為仁者正就此處銷鎔還他個湛然本體此克己正當時也若先據個主人在便是物欲所

謂認賊作子也若主人常在則亦無盜賊可逐能逐盜賊便是主人不必另尋主人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言此心常存不以一出門一使民而有間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則就出門使民此心而推之於萬物能近取譬者也如是則

心體純矣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亦天下歸仁氣象也
故曰仁請事斯語蓋仲弓平日已用力於居敬之學
至此聞夫子之言而深契之不覺其承當之力也
問克復乾道敬恕坤道何如曰克復天道敬恕人道
也　問陸子靜曰仲弓悟道過於顏子何如曰只見
克已尚艱難勿視聽言動尚支離而仲弓之訓有得
於易簡之道也不知敬恕正是克已工夫為已不易
克故設此方便法如顏子直曰克之而已視聽言動

只是一克不必說如何是克也　禮者敬而已矣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来復之端也無適不然而從容中道則復之至矣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體仁之要莫切於此而主敬其本也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訒乎

自仲弓而下論仁則但告之以求放心之道使之由此而自得乎本心之理如訒言論仁是也如居處恭

執事敬與人忠亦是此意然聖人之言徹上徹下無
二理也仁者其言也訒則訒言為仁人之心矣牛但
求仁於言訒宜其見少也故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訒
乎仁者之言不必惕於難而後訒然非為之難無以
見仁者之心而心之存者訒言之故仁者先難又曰
為之難總是一個兢業精神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
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夫音扶

君子不憂不懼語自有含蓄故復本之內省以要其至則成德之學在於是矣小人之心易動只是自信不過此亦羞惡之心也誠能就所疚而善反之亦庶幾遷善改過之道耳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牛有同氣之變而子夏廣其所見其道只在自修敬

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言道之在我者當如是非假之以為涉世之資也四海之内皆兄弟亦自信其心耳雖然如舜化象傲君子不謂命矣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明生於誠學者纔不誠便昏濁易動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須知此心澄然無滓在故曰可謂明也已矣明則無乎不明雖舉天下之大萬物之衆皆坐

照之有餘非遠而何夫君子之明不必求之遠也求其所以明而已矣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立政凡以為民耳食以養民兵以衛民信以教民而先王治天下之道不外是矣三者信為要食次之兵又次之必不得已而去兵見教養之具隱然有禦侮

之威焉又必不得已而去食見親上死長之心隱然有國存與存國亡與亡之勢焉是以君子居恒固嘗以信為兵食之本而遇變尤以信為生民之道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見國可滅君可亡而民心不可不立此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世道所以不墜也與

三代聖王君民上下相許為一心固結不散雖紂亡而頑民歷世不變七國興而天下竟不肯帝秦及秦得天下權使其士虜使其民不二世而天下叛之

失民信也夫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説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

文質同體而異情質必有文文乃見質可合看不可相離故曰文猶質也質猶文也陰陽質也而陰陽之變化則文也孝弟忠信質也而其所當然之理則文也視聽言動質也而動容周旋中禮則文也纔説孝

便須昏定而晨省冬温而夏凊舍此便做孝不得纔說忠便須犯顏授命鞠躬盡禮舍此便成忠不得人知文去而質顯不知文亡而質與俱亡也故曰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以虎豹之鞟同於犬羊則質不可見矣世道不可一日無君子文勝則為偽君子文亡則為真小人故子成欲去文以存君子之質而子貢欲合質以存君子之文無非為君子謀也蓋子成所謂文乃小人之文而非君子之文羊質虎皮者是子

貢所謂文乃君子之文而即君子之質君子豹變者是得子成之論可以救世得子貢之論可以明道

問文質是表裏之體是對待之體曰道一而已矣文質其撰也畢竟是對待之體道之一而實者為質道之二而虛者為文質立而文行焉若相對待然其實亦非一物而為兩體陰陽變化之象也非表裏二致之謂也一而實二而虛皆心也其發而可見者則謂之質謂之文仰觀於日月星辰之質則天之文也俯

察於水火土石之質則地之文也中體於日用云為之質則人之文也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救荒莫如節用節用則薄賦斂薄賦斂則小民無昏阽之虞而大君作父母之戴安富尊榮之業在是矣魯饑所患者不在用度而在民生矣有若慮切民隱

故亟勸行徹法以甦之未暇計及于足國也至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則君民宛然有一體之情而足國之道固不外足民矣此為萬世荒政之龜鑑也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惡去聲

忠信德之本也義德之制也主忠信有其本也徙義

則日新而不窮日新之謂盛德故曰崇德也夫德本固有而不能不受蔽於有生之情識則辨惑要焉從情識用事時一勘即破如大夢之獲醒便覺本體昭著從此漸加培養漸加省察而天理造其極至矣

問易曰忠信所以進德也此復云從義何也曰易進德對修業而言此則盛德大業一以貫之者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則從義之謂也又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　只是一心而心所散見處便是義便有無窮

境界我這主一之心既蓧得此理完固足以為日用云為之本由是隨事精察而力行之日新又新轉徙無端小而證之日用飲食大而察之綱常倫理無不得其泛應之妙所謂從義也此道問學之功也崇德得力處在此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政有大綱君臣父子是也君盡君道臣盡臣道父盡父道子盡子道而政無餘蘊矣雖然君仁則臣忠父慈則子孝故曰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無邪氣奸於其間者此政之說也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含蓄無限道理九經三重從此出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子路無宿諾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折之舌反　與平聲

子路果斷之才優於從政雖折獄之難而片言之下幾無遁情矣記者申之曰子路無宿諾則豈立辦於剸割之際哉其忠信之所感孚者固然也想其誠心質行可質神明能令狡偽者獻其誠傾險者輸其敬雖未至於無言靡爭之化亦幾有刑清訟簡之風焉雖然聽訟末也必也以德化民使民無訟乎則非聲色之可與幾也是以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彼徒取信於然諾之間陋矣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居之無倦有純心也行之以忠有實政也夫政未有不本於所居者故先黜倦心以為萬事萬化之本而行特舉而措之政在是矣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君子恥獨為君子故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恥獨為小人故反是夫小人豈性與人殊哉不如是不足以自濟其惡也噫芝蘭難植荊棘易栽自世有小

人而世道俱受其禍矣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政者正也凡紀綱法度皆是此理只行之有本為人上者亦以身帥之而已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國貧則多盜上黷貨也上黷貨則廉恥不立教化不

行民起爭心况重以誅求無厭民不堪命乎盜賊公行固其所也予觀末世之政貪穢成風京官誅求郡吏縣令掊剋小民催科日巧聽斷日濫無所不至真白晝為盜也小民見吏如逢刼手每一供應剜心吸髓動輙破家民窮財盡盜賊横行官司知而不問苟飽私槖傳舍而去後復如之地方事日獘一日真大亂之道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

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焉於虔反

為政不廢刑而刑非所恃也刑以弼教教行而善則刑設而不用矣然非可求之民也子欲善而民善矣呼吸一氣有風行草偃之機焉視刑殺之所制為何如哉夫用殺者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不從上之好也人主亦慎其所以風之者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

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行去聲

達在行聞在名聞可以徵達而亦可以假達故子張以聞為達亦未必以虛譽為聞但既謂之聞則僞君子可託以文奸而其病有不可勝言者其與眞修達士天壤不侔矣故夫子既表達者之心而又借聞以

發偽學盜名之情狀為萬世學者垂法戒也嚴矣哉達者之心質有其直而又隨事制宜於凡天理當然之則有深嗜而篤好焉然且不敢自以為是也察言觀色以證人之應違慮以下人以啟人之樂告其深心密諸全是闇然工夫而實德之所感孚固已遠矣在邦必達在家必達自我達之也聞者之心則不然色取仁則不質直矣而且行違則義襲而取矣又傲然自是居之不疑則與觀察之心異矣此其一生誇

詐之氣固不必問所行之通塞而借以獵隆隆之譽亦安往而不得哉邦家必聞亦可恥也一達一聞情狀較然學者未嘗不志於達而不免他歧於聞毫釐之差謬以千里審之審之　質者樸實之謂而直其理也好義則事事皆天理矣色取仁而行違者矯飾於外貌而不情事事傷天理也居之不疑則終無敗露處矣世多肉眼被他强口厚顏恁他朦朧過去也無可柰何　聞達同是一般但達者總是義聞者總

是利迹是而實違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與平聲

德與慝相為存亡惑則慝中之蔽也查勘到此可為拔本塞源之見故曰善德貴日崇而崇苟自以為得則不足崇矣所為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慝貴日修而吾修吾之慝而攻其惡無攻人之惡

併力自治無絲毫自恕也至於人心之惑不一而忿懥其大者從一朝之忿而辨之亦可以得懲忿之功矣辨惑者從血氣上極力消融而此心瑩然之體復修慝者從物欲上極力克除而此心純白之體全豈所謂崇德之事非乎學者深察乎此而自得焉亦庶幾善學者矣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去聲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去聲也吾

見賢遍反於夫子而問知同前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音遠選息戀反

仁者能愛人能惡人而其道總歸於愛知以知人所以成愛也樊遲未達疑知之妨於愛也故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則以知成仁矣而樊遲猶未達謂夫子舉錯之説若專言乎知未通乎仁也曷不以帝

王已事觀之舉臯陶伊尹而不仁者遠此聖人之知也即聖人之仁也聖人仁知妙於一原而不見其分布之迹天下但囿於舉錯之中而名言莫罄欲指其孰為仁孰為知不可得也然則聖人之言其猶天道乎無所不包而渾然無迹故曰富哉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告工毒反道去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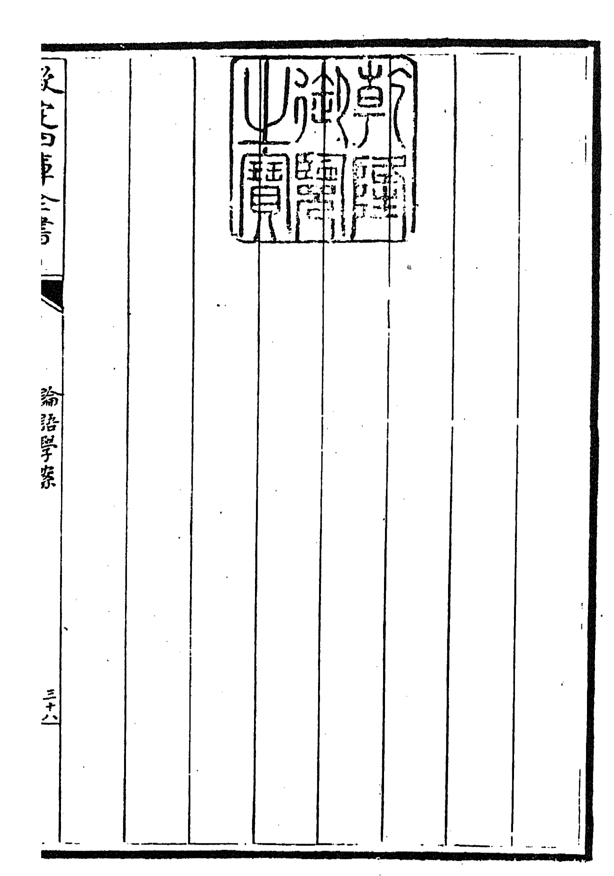
忠告而善道之大抵匡救如是則宜見可矣不可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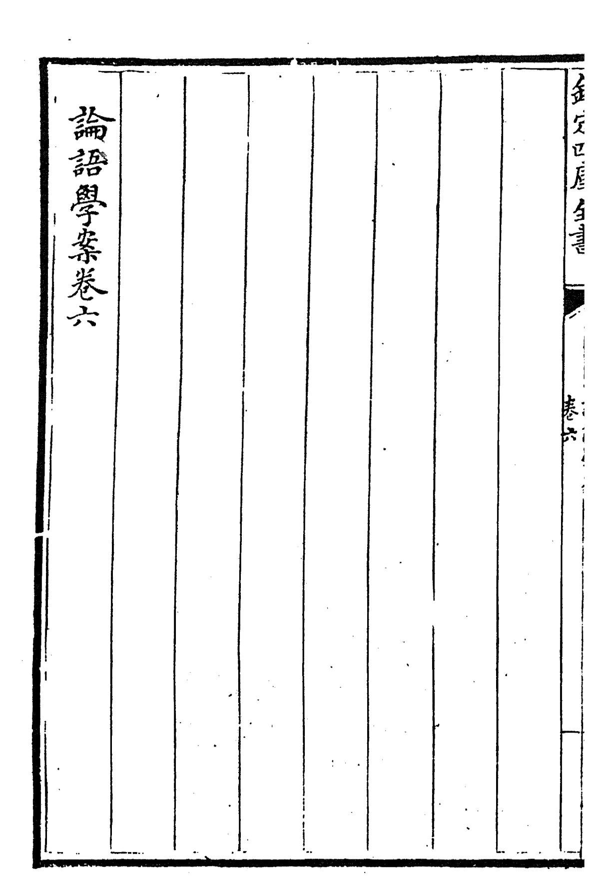
止焉而已何至强顏不入徒自取辱乎不負友亦不自辱以傷友誼此所以為朋友之交也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文謂詩書六藝之文所資於朋友講習者不淺而學問之道乃在於求放心而完其德性則文直所藉以為為仁之資而友其輔我者也學不求仁而徒博文之為見終無實益安所輔我者　此亦聖人博約之

訓


乾隆御覽之寶



論語學案卷六